

可信靠的话

第一系列

隔离分裂工人之警告

你们要避开这等人

第二册

辩护与证实

© 2007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from DCP.

June 2007

辩护与证实（DCP）出版  
P. 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所尽的新约职事，以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腓一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

本书所引经文并注解，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新旧约圣经恢复本。除特别标示者，所引著作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或李常受已出版之著作。摘自新旧约圣经恢复本和倪柝声及李常受之职事信息，版权皆属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

除另加注明者，本书皆由 Bill Buntain, Dan Sady 和 Dan Towle 共同写作。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目 录

序 .....	5
介言 .....	7
难处的初期显现 .....	15
李弟兄试图对朱韬枢有所帮助 .....	19
一九八九年——仍旧存在于主恢复里五个隐藏的分裂因素 .....	19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对朱韬枢工作的十点关切 .....	19
一九九三年十月——嘱咐朱韬枢不要结党 .....	21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切勿接受不同的职事或建立个人的山寨 .....	21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对朱韬枢“分离的工作”表达关切 .....	23
李弟兄试图为同工们注射预防剂 .....	25
一九八六年五月——警告朱韬枢的工作，不是主恢复的工作 .....	25
一九八八年十月——担心弟兄们有“继承人”的观念 .....	26
一九九〇年十月——称朱韬枢的结党行为是“属肉体”的 .....	26
一九九二年七月——警告同工们不要盲目地跟随朱韬枢 .....	27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告诉同工们朱韬枢的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着身体 .....	27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公开谴责区域主义， 并且告诉同工们朱韬枢不管身体·····	27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警告提防朱韬枢 单独的工作，并告诉同工们， 他们跟随朱韬枢是瞎眼的·····	28
同工们在相调上而有的努力·····	30
朱韬枢的工作所造成的难处·····	33
大湖区与加拿大东部·····	33
台湾·····	35
中国·····	36
南韩·····	39
新加坡·····	41
迦纳·····	42
乌干达·····	43
虚假和背信的历史·····	47
同工们为挽救朱韬枢并减低其工作所造成之伤害 所作的努力·····	51
隔离检疫——从二〇〇六年至今·····	55
结论·····	56
注解·····	57

# 序

罗十六17: 弟兄们, 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 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 我恳求你们要留意, 并要避开他们。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在加拿大惠斯勒 (Whistler, Canada) 的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 发布了一封关于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的警告信。六十三位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同工, 代表主恢复工作的同工们, 共同签署了这封信。信中呼吁在主恢复里的圣徒和召会, 在圣经的隔离原则下, “避开” 朱韬枢和那些积极宣传并护卫其分裂活动的人。这封警告信的附件, 说明警告的背景, 并且陈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信息中, 对付分裂与制造分裂者的原则。

本系列收录了在惠斯勒交通的内容和文件。本书概述同工们在惠斯勒, 安那翰 (Anaheim), 并喜瑞都 (Cerritos) 的交通, 说明“避开”“那些造成分立和绊跌之事, 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 (罗十六17) 的必要。本书特别指出朱韬枢制造分裂的漫长过程; 李弟兄和同工们为了帮助朱韬枢, 将他的工作带回到主恢复的一个工作里, 而作的努力; 以及李弟兄在朱韬枢分裂的工作上, 为圣徒们所作的预防注射。

本书说明朱韬枢被隔离的基本缘由, 日后我们将对此作更深入的探讨。



## 介 言

自从主在一九二〇年代于中国兴起倪柝声弟兄的职事和地方召会的实行，祂的光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倾倒出来，开启圣经中的神圣启示。这种真理的揭示，在李常受职事末期所释放的高峰真理信息中，达到极致。说这份职事达到了神圣启示的高峰，并不表示我们落入老底嘉自满的光景（启三 17），因为我们这样说的同时，也完全承认，我们需要进入一切主所揭示之圣经经纶的实际里。李弟兄呼召众圣徒进入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复兴，这复兴是由高峰真理，神人生活，和照着神彼此牧养所组成。这个复兴将会产生一班得胜者，他们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成为基督的新妇，好预备主第二次的来和新耶路撒冷的终极完成。

因为这些事对于主在这个世代未了的行动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该对仇敌起来阻挡众召会进入这些事而感到讶异。综观主恢复的历史，新、旧两约的记载，和召会历史的确切记录，神执行祂经纶的行动总是伴随着撒但拦阻祂行动的诡计。甚至是在使徒的时代，就已有许多打岔的因素试图渗入召会，把召会带进堕落。保罗在多卷书信里，提到这些打岔的因素，如：犹太教、智慧派、属人文化、争竞、虚荣、邪恶的工人、教导不同的事等等。鉴于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保罗（提后一 15），以及主对在亚西亚之七个召会（启二~三）的警告，召会在第一世纪末，已经严重的堕落。

在我们的历史里，有撒但所鼓动的风波，为着挫折主恢复中的行动。如果我们认识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和召会历史，我们就该预料这些。我们也该确信，不论我们所看见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在宝座上的主控制之下。主允

许风波发生，为要试验并炼净祂的召会。惟有在风波中，那些蒙称许的人能显明出来（林前十一 19）。当风波发生时，我们需要回应主的呼召，照着祂神圣的经纶，对神忠心，而在撒但的混乱中得胜（启二 7、11、17、26，三 5、12、21）。

因为在朱韬枢和他领导之下一些搞分裂同工的影响下，今日有些召会正在经过风波。这些工人的教训和行为已经偏离了神经纶的中心线。他们用网站和不具名的垃圾电子邮件，在全球散布对主恢复的同工和水流职事站作没有原则性的攻击。他们的言论是不健康的，满了毁谤和破坏的话，叫一些跟随这些异议者的人进入分裂和世俗。

保罗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就是在召会风波时写的。故此这些书信能叫我们对当前光景有所了解并给与指导。保罗在写这些书信时，主题之一就是健康的教训（提前一 10，提后四 3，提多一 9，二 1）。神的经纶是由使徒的教训所传输的（徒二 42，多一 9）。这个教训乃是健康的教训。提前一章十节和李弟兄的注解：

提前一 10 下：……以及其他敌对<sup>1</sup>健康教训之事设立的。

注1：健康含示生命。使徒健全的教训，照着神荣耀的福音，将健康的教训当作生命的供应供给人，滋养他们，或医治他们；相反的，在3节异议者不同的教训，却将死亡和毒素的种子撒播到人里面。任何一种教训，若是使人从神新约经纶的中心和目标岔出去，就是不健康的。

健康的教训有两个功用。一方面，它滋养信徒；一方面它提供医治。滋养和医治乃是借着生命的供应而达到。在风波时，我们需要健康的教训。只有这样的教训，会供应我们生命、滋养我们、医治我们，并从周围属灵的传染病中保护我们。我们只该接受健康的教训，和说健康的话



语（提前六3，提后一13，提多二8）。使徒健康教训的极重要的点，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包罗万有的灵，分赐到祂拣选的人里，叫他们与基督有生机的联合，而接受传输，以致于成为神的众子，和基督的肢体，作基督的身体。

保罗继续在提后强调真理。保罗在二章十五节嘱咐提摩太：“当竭力将自己呈献神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工人，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他在二章十八节说到有些人已经偏离了真理，并在二章二十五节嘱咐提摩太用温柔规劝那些抵挡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得以认识真理。”他在三章七至八节说，有些人“常常学习，终久不能认识真理”，故此他们就“抵挡真理”。他在四章四节说，有些信徒“转耳离弃真理，偏向虚构无稽之事”。

保罗在他给提多信的开头说，他自己是“照着神选民的信仰，与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作神的奴仆、并耶稣基督使徒”（一1）。他在一章十四节说到“转离真理之人”。因着有人偏离使徒的教训，故此需要真理。

健康的教训和真理是紧紧相关联的。

真理乃是照着神的经纶而有之信仰的内容、实际。健康的教训、健康的话以及健康的言语，乃是真理的职事，将神圣真理的实际供应人。<sup>1</sup>

健康的教训总是照着信仰（一13）的真理（14），这乃是使徒教训的内容，也是神新约经纶的内容；不仅供应信徒生命的供应，医治属灵的疾病，而且这样作也将召会带进良好秩序的健康光景中。因此，在提前、提后、提多这三卷对付召会混乱和败落的书信里，非常强调健康的教训。<sup>2</sup>

自从李弟兄离世与主同在，主恢复职事里服事的弟兄中有两件极宝贵的东西。首先，他们继续说倪、李弟兄同一条线的职事，紧紧跟随他们事奉走生命狭路的脚踪。其二，他们竭力保守那一，生活和事奉都在身体里，为着并借着身体。这两个实行是全然合于健康的教训、真理，和

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告。

保罗面对一种情形，就是有些动机不纯的人，已经偏离神经纶的中心路线，跟从不同的教训。他在和以弗所长老的最后聚会中，警告他们，有从外面来的狼要吞吃他们，从他们中间也有悖谬的人起来，要勾引信徒跟从他们。

徒二十：〔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召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29〕我知道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30〕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

保罗随之嘱咐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嘱咐一些人不要教导不同的教训；这是一个明显的表记，给人看见他在行传二十章所预言的，已经确实发生了。起来教导不同的，乃是骄傲和野心的表记。他的动机乃是渴望在主的工作里有居首位，和有一群跟随的人。倘若在保罗的时候有人这么作，我们该会料到，在我们的时代也会有人如此行。

事实上，在朱韬枢影响之下的召会，这事已经确实发生了。他们从众召会的交通里退去，偏离到世俗和不健康的说话。这种不健康的说话有四个特点，都被保罗在对提摩太和提多的信中指认出来。

一、虚构无稽之事（提前一4，四7，提后四4，多一14）

——李弟兄在提前一章四节的注解，给虚构无稽之事的定义是“谣言、传闻、真实或虚假的故事、以及虚构之事等的话语、言论和谈话”。朱韬枢和跟随他的异议者对同工和水流职事站的攻击，含有谣言、虚假的传闻和故事。原则上来说，这些邪恶的传闻，原则上就是虚构无稽之事。

二、不同的教训（提前一3，六3）——朱韬枢和其他异议者的教训偏离了主恢复中的一般职事诸如职事、

合一、权柄、基督的身体、工作的实施、召会生活的实行等紧要的项目。<sup>3</sup>

三、问难（提前一4，六4，提后二23，多三9）——保罗在提前六章四节说，有些人“却好问难，争辩言辞”。朱韬枢和其他异议者提出许多空虚问题、不实的指控和臆测。这些的本意不是叫圣徒有真理的知识，而是对同工和水流职事站散布诽谤。这种向圣徒的心思撒下疑惑、影射和问难，与撒但欺骗夏娃的手段，原则上如出一辙（创三1~6，林后十一3）。

四、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提前一6，六21，提后二18）——偏离目标就是没有中的，转开或偏离了神经纶的目标，就是产生基督的身体。朱韬枢和其他异议者的教训所强调的，一贯与基督身体的建造相悖，而过于注重个人职事的发展、尽职者的独立、地方召会的自治和长老的管理权柄。强调这些事，就是偏离目标，那就是目标瞄的是神经纶以外的事。这种目标偏离，总是导致从生命的狭路上偏离（太七14）。譬如，不适当地强调用任何手段获取更多的年轻人，就导致这些异议者推崇采用属世的娱乐和今日基督教中盛行的其他花样。

李弟兄处理搞分裂工人的作法是首先把他们从分裂中救拔出来，并等着直到他们工作的果子显示出来（太七16~18，十二33，路加六43~44）。他试着拯救朱韬枢从野心和异议的灵里出来，前后有二十年之久。然而在李弟兄逝世后几年，朱韬枢越加明显地拒绝了一切要帮助他的企图，而走上了分裂的路。只有在工人偏离的果子完全显露出来，以及挽回工人的各种努力都已经穷尽，李弟兄才将事情公开。这也正是同工们在处理与朱韬枢有关事上所表现的。

多一9：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赖的话，好能用

健康的教训劝勉人，又能<sup>5</sup>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自责。

注5：即揭露事情的真实特性，使人知罪自责，因此是借暴露人的过错责备人。在弗五 11、13，本辞译为责备。

多一 11：这些人的口必须<sup>1</sup>堵住；他们为了卑鄙的利益，将不当教导的事教导人，就倾覆了人的全家。

注1：指用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赖的话（9），严厉地责备他们（13），好堵住他们的口。

多一 13：这个见证是真的；为这缘故，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康。

保罗在提多一章九节嘱咐提多要作积极的工作上，以用健康的教训劝勉人；然而他也告诉提多，当消极的光景出现时，也需要处理，他必须叫那些反对者知罪自责。注解5指明，使人知罪自责就是“揭露事情的真实特性，使人知罪自责，因此是借暴露人的过错责备人”。同工们在加拿大惠斯勒（Whistler）的交通，是对异议者他们偏离的公开责备。

罗十六 17：弟兄们，那些造成分立和<sup>1</sup>绊跌之事，违反你们所学之教训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留意，并要<sup>2</sup>避开他们。

注1：指被绊跌而离开召会的生活。这必是因着不同的意见和教训。

注2：在十四章，保罗对于接纳在道理或作法上不同的人，十分宽大容量。但在这里，他坚决断然地要我们避开那些持异议、造成分立和绊跌的人。两面都是为着维持基督身体的一，使我们能过正常的召会生活。

多三 10：<sup>1</sup>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

注1：指异端、分派的人，在召会中照着自己的意见形成派别，而造成分裂（见彼后二1注3）。……。

同工们在惠斯勒的交通乃是一个警告，为要保守圣徒不受朱韬枢和他的伙同人所推广的背叛传染病所感染。提多三章十节和罗马十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为了要保守身体在健康状况中，我们对分门结党的人必须在警戒过一次两次后，就要拒绝，且要留意他们，并要避开那些制造分裂，又和我们所学的教训相反，造成绊跌之事的人。

主恢复现今的风波和一九八〇年代一些有野心的弟兄所引起的风波，彼此之间极为相似。李弟兄关于那个风波的交通，与现今局势极其相关。<sup>4</sup>李弟兄那时描述风波是由那恶者所鼓动（太十三19），并由悖谬的人所推行（徒二十30），是借着教训之风（弗四14），对忠信者是试验，对恢复是炼净。<sup>5</sup>

同样的话也可用于主恢复中现今的风波。本书检讨朱韬枢分裂工作的历史，指出某些已经造成难处的地方，和记录了李弟兄和他的同工们为挽救朱韬枢不走分裂的路所作的努力。



## 难处的初期显明

朱韬枢是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岁时在台湾台北受浸，作为一个年轻的信徒，他是在李常受弟兄的职事下受教。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他是生活并劳苦在台湾。一九六二年为着扩展主的恢复而移民美国。

因为台湾众召会有过一次风波，许多年轻人就失落了。这个风波是由史百克（T. Austin-Sparks）于一九五七年访问台湾所造成的，他那时攻击召会的立场。

史百克（T. Austin-Sparks）在他的时代中有拔尖的职事……。虽然我尊敬他到这样的地步，但他第二次到台湾来访问我们时，我抵挡他，正如保罗抵挡彼得一样（加二 14~15）。他暗中破坏召会的立场，竭尽所能要除去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我起来抵挡这事，因为这不是照着真理<sup>6</sup>。

许多在台北的年轻人，因史百克强调职事和属灵，和他反对召会立场的真理和召会生活的实行而受影响。这些年轻的弟兄就成了异议者。他们所引起的风波，影响了整个一代，直到一九六五年。当背叛清理以后，在召会生活里有极大的需要，要兴起新的年轻一代。

朱韬枢于一九六三年秋先来到美国的富沃市（Fort Worth）读神学院。在对神学院失望之后，他去了匹兹堡大学（Pittsburgh University）读图书管理所。毕业后找到了一个图书馆的工作。几年后他放下职业，开始全时间事奉。

李弟兄于一九七三年要朱弟兄去台湾带领青年训练。朱韬枢在台湾的第一次工作，外面的果效是积极的。然而即使在他早期，朱弟兄和台湾年长的同工们，在配搭上有

难处，主要的是由于他工作成功而有明显的骄傲。他于训练后回美，给在台湾带领的弟兄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sup>7</sup>

李弟兄于一九八〇年夏又打发朱韬枢去台湾，这一次是带一次一年的训练，以成全蒙主呼召作全时间事奉的圣徒。在这训练中，朱弟兄带领学员主要是以希腊文、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参考书和经文汇编来读圣经。生命读经的信息和其他的职事材料，只是被用来证实〔其内容是〕从使用参考书所得来的。这偏离了李弟兄训练圣徒的方式，就是先用职事材料中所开启的在圣经中之神圣启示，来构成他们；然后在有辨识力的情形下采用参考书工具来支持神圣的启示。<sup>8</sup>朱弟兄训练的方式，产生了和李弟兄所用的方式不同的结果，李弟兄马上注意到，并且拒绝这种差别。<sup>9</sup>

朱韬枢和香港的封志理共谋来分割台湾的众召会。黄共圆弟兄，就是李弟兄打发到日本去作工的，阻止了他们。黄弟兄在一封公开信中写了下面的话：

朱韬枢与封志理二人结党于一九八二年曾跑到高雄，要在高雄另开国际性特会，为要分裂主在台湾的见证，他们受我的反对没有开成功。<sup>10</sup>

几年以后，封志理在背叛中带头，为着他分裂的行动而被隔离。那时朱韬枢并没有加入背叛，仍留在主的恢复中，但是已经有根本上转变的迹象。

许多台湾年长的同工，虽然因着从前和他在配搭上有难处，对他有所保留，但因曲郁民弟兄向李弟兄的极力推荐朱韬枢，李弟兄于一九八三年又打发朱弟兄去台湾，带领一年全时间的训练。为了尊敬李弟兄的交通，于是达成一项决议，就是让朱韬枢照顾青年人，而刘遂和张晤晨弟兄照顾年长圣徒，曲郁民照顾在职者。<sup>11</sup>

朱韬枢一回到台湾，就开始再制造难处，但这一次的性质更为严重。在每周的课堂上，他公开说，他看出年长的长老和同工的错处，并且在青年人面前推举自己。在一



堂课里，他自觉他的批评太过火了，就嘱咐学员回去把他所说的那部分录音洗掉。台北同工林鸿弟兄在那堂课里，说朱韬枢告诉他们“我看你们为自己人，不要出卖我，不要背叛我。”<sup>12</sup>朱韬枢常用上课时间来贬损长老和年长的同工，如刘遂、张晤晨和曲郁民，并宣称他比他们高明。李弟兄在接到朱弟兄在台北所造成的难处时，就在朱弟兄到台北一个月之内立即召他回到美国，从此以后就不再让他去台湾工作了。<sup>13</sup>

李弟兄自己于一九八四年回台湾。他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与召集的一班同工们说：

台湾在一九八三年有一个极大的难处，这也是我回台湾去的一部分的理由，朱韬枢成了一个大难处，但我所关切的是怎么样医好这种光景。<sup>14</sup>

虽然李弟兄不再打发朱韬枢去台湾工作，但他常常自己造访那里。他每次回去都要召集以前在他手下训练的服事者有私下的交通。这种私下交通的影响，乃是在同工之间兴起了党派。那个党派多年影响主在台湾的工作。在那些私下交通里，朱韬枢常常对这些弟兄说，当李弟兄过去以后，全世界“都要成为我们的了”。李弟兄知道这些聚会，和一再说到关于他至终要死的观点，以及其后可能预料的结果。那些年间李弟兄在与吴有成弟兄的谈话中说，“许多弟兄好象要我早去见主，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仍在这里。这就把他们全暴露了。”<sup>15</sup>

同一时间里，朱韬枢告诉全时间在台北服事的吴复华：

香港的封弟兄是太急促了，他再多等一、两年，那时全地都是我们的了。<sup>16</sup>

朱弟兄跟克里夫兰的弟兄们也说过同样的话。

鉴于最近朱韬枢企图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为他自己划分一些跟随他的人，曾在一九八二年阻止他和封志理分

裂台湾的黄共圈弟兄说：

自从那时，他在这二十多年来不曾罢休——何等的野心、可怕。<sup>17</sup>

朱韬枢过去二十五年活动的记录，证明黄弟兄的评估。自从李弟兄过去以后，这种动机潜伏在朱韬枢的心中显然丝毫未减，反而越发明目张胆地显示出来。

在其后几年，李弟兄试着作两件事：帮助朱韬枢，并对朱韬枢的职事和行动，为同工们注射预防剂。

## 李弟兄试图对朱韬枢有所帮助

尽管李弟兄知道朱韬枢与台湾的同工们私下聚集，仍尽力试着要挽回他：

我相信李弟兄迫切地想挽回他，保全他的功用。这是李弟兄的用心。但这并不表示这些事都是对的。李弟兄对这个危险，对这个情形，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曾私下与朱韬枢多有交通，希望借此帮助他。<sup>18</sup>

一九八九年——

### 仍旧存在于主恢复里五个隐藏的分裂因素

一九八〇年代后期，李弟兄在主恢复里主要的服事有二：一，李弟兄在台湾劳苦服事，带领众召会，以神命定之路的方式聚会、事奉并结果子；二，在一班有野心之工人所引起的风波中，牧养圣徒。李弟兄于一九八九年论到这些弟兄所造成的风波时，指出在该背叛中显明的五个隐藏的分裂因素：

1. 在主恢复的惟一工作中，另作特色工作的意图。
2. 划分地盘的倾向。
3. 不叫自己的工作与他人工作相调的作法。
4. 要在主的工作里成为特出人物的隐藏盼望。
5. 对保守主恢复中同心合意的忽视。<sup>19</sup>

他之所以强调这些事，是因为在主的恢复里，这些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朱韬枢工作的“区域”，与大体的召会和同工隔绝。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 对朱韬枢工作的十点关切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李弟兄与朱韬枢有一次很长的谈话。<sup>20</sup>李弟兄在谈话中列出十点，表达他对朱韬枢工作的看法和关切：

1. 所有工作都该为主恢复而作，而不该为任何个人利益。
2. 在工作里，基督该是内容。
3. 同工们必须过与基督同死的生活。
4. 我们的工作该满了基督身体的交通。
5. 在工作里，不该有根据一人控制并操纵的情形而作事的灵，态度，或作法。
6. 在对神永远经纶的看见上，李弟兄和朱韬枢有程度上和深度上的分歧。
7. 朱韬枢在工作上的异象与李弟兄所看见的不合。
8. 朱韬枢不该告诉人说，李弟兄差派他或他作的是与李弟兄同样的工。
9. 在他计划去南韩的访问时，朱韬枢不该高举或重用任何弟兄，却该鼓励所有的圣徒。
10. 朱韬枢在带领众圣徒进入神命定之路的实行上有所欠缺，包括在神命定的路上作新约的祭司传扬福音，喂养新人以致长大，借排聚会成全圣徒，并为着召会的建造，发展圣徒申言的能力。

李弟兄提醒朱韬枢，他在过去五年以来，一直告诉朱韬枢，不要宣称自己代表李弟兄，或是由李弟兄所差派。在他谈话的末了，李弟兄告诉朱韬枢：

我和你交通此事，是盼望你带着这些，一点一点地到主面前，靠着恩典将他们带到主前省察。否则，将来在主恢复里你会成为难处。你工作的结果将形成地区性的工作。<sup>21</sup>

李弟兄提醒朱韬枢，他希望朱韬枢能在安那翰待一些时日。

两年前，我盼望你来安那翰停留一段时间。并不是一周的一点时间——那无济于事。也不是两三周的时间，而是至少留在这里半年<sup>22</sup>。

李弟兄重新邀请朱韬枢来加州与李弟兄的同工相调，借此他或能看见自己的缺欠。

此刻，我觉得你要把工作并克里夫兰地区完全放在一边，让主自己来带。至于你，你该花至少半年的时间来这里，借每天亲密地与十多位同工接触来相调。如此，你或能看见自己的缺欠。若只告诉你你需要什么是不够的<sup>23</sup>。

李弟兄也提醒朱韬枢有关他承诺不再照其已往方式接触在台湾的圣徒，这是指他聚集他们秘密交通的作法。李弟兄强烈地规正朱韬枢，告诉他，“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这绝不能作。”<sup>24</sup>

朱韬枢拒绝李弟兄的规正，<sup>25</sup>认为他自己一直被误会。他表示很多时候李弟兄偏袒其他许多同工却不公平地责难他。他错谬地怪罪李弟兄的同工，说他们影响李弟兄，使李弟兄对他心存芥蒂。李光宏弟兄说，每一次朱韬枢提到李弟兄的这十点，总说有人必定催着李弟兄说这些事。<sup>26</sup>

### 一九九三年十月——嘱咐朱韬枢不要结党

一九九三年，李弟兄再度告诉朱韬枢不要继续他在台北所一直作的事。他告诉他切勿结党，也勿带弟兄们到咖啡厅去。陈洵弟兄说，这六、七年间，朱韬枢与年轻弟兄们聚集时，经常批评众同工弟兄，包括李弟兄在内。<sup>27</sup>

###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

#### 切勿接受不同的职事或建立个人的山寨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李弟兄以电话再度和朱韬枢交谈。在交通中，李弟兄纠正朱韬枢关于他对职事的歧见：

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一，神的经纶是一。神彰显的目的，神经纶的目的——就是基督与召会——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旧约只有一个职事，新约也只有一个职事。但这并不是说，在这职事下或在这职事里，没有许多个人的职事。的确有的。然而，这许多个人的职事都是在那一个职事的带领下。<sup>28</sup>

他随后谈到一位离开主恢复的同工，走接纳不同职事的路。

倪弟兄过世后，第一位讲接纳众职事的是江守道弟兄；他是实行接纳众职事的带头人。既然江守道接受了三十多年的众职事直到今日已经成了历史，但结果如何呢？现在，容我问你，什么是江守道的职事？我相信连他自己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职事。<sup>29</sup>

李弟兄接着说到他对一个即将要来特会的结果感到忧心，因为有一班弟兄将分担该次特会的说话。他根据已过的经验和观察表示：

首先（照着从前的作法）是召开特会。召开特会的结果，就是在你们这八位弟兄中，显出谁能讲道和能作工。毫无疑问的，紧接着他们就会邀请那些能讲道的和能作工的，其结果就是那地方成为那些能讲道和能作工者的一个地盘，一个山寨。这是重蹈覆辙。已过失败乃是明鉴。这是行不通的！<sup>30</sup>

李弟兄在稍后的谈话中说：

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重复。不能再是谁能讲道就受邀到某地开特会，使该地成为他们工作的地盘，并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山寨。<sup>31</sup>

李弟兄于次月在安那翰举行的国际长老同工聚会中重复这段交通。他说：

今天凡有异象的人一看就清楚，倪弟兄和我都不是

作自己个人的工作；我们都是作主恢复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说这话，是盼望你们能受我的影响。我受了倪弟兄莫大的影响，我盼望你们也能受他的影响……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我数次召聚紧急长老同工聚会，就是为着这件事。我说，我所以召开紧急聚会，乃是因为我看出，我们中间有分裂的倾向。我释放了一系列的真理，后来印成了八本书（见《长老训练》第一至第十一册），你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曾说，诸侯的时代过去了，你们不要再去做诸侯的工作。同工们都该出去，但千万不要作山寨的工作、诸侯的工作，只要作主的恢复。我们若作主的恢复，那就是一个身体。若只有三五个同心的人去搞个小区域，那样作出来的不是合一，也不是同心合意，而是制造分裂。近年来风波的产生，原因就在于此。<sup>32</sup>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对朱韬枢“分离的工作”表达关切

一九九五年，因着李弟兄的请求，大湖区有四位弟兄来南加州与李弟兄在当地的同工相调。这是李弟兄尝试把大湖区负责弟兄调进他和他在南加州同工们的工作，借以继续帮助在大湖区的情形。李弟兄这个出于关爱的邀请，不仅是为着朱韬枢和他一同劳苦的人，乃是更深远地为着保守基督身体里众召会中间的一。这四位来访同工在南加州待了一年多，在安那翰，富乐顿（Fullerton）和尔湾（Irvine）召会过召会生活。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一个南加州同工（包括这四位大湖区来的弟兄）聚会中，李弟兄说：

我们全体，包括你们四位来自大湖区的弟兄，都必须承认在所谓大湖区的工作是个分离的工作（大湖区来的弟兄们同意这是实情）。……将近二十五年以来，没有几位同工受邀访问克里夫兰地区。而你们弟兄们从你

们所在地到别处相调更是微乎其微。这是我向朱韬枢建议要邀请一些他的同工来的原因。<sup>33</sup>

朱韬枢确实来了南加州，但仅待了短短数周。他没有照李弟兄所要求的，搁置他在大湖区工作的带领。当他在加州时，他继续他一贯的作法，私下与某些弟兄交通。正如李弟兄后来对台湾同工所言，朱韬枢“无法把他自己溶入”。<sup>34</sup>陈实弟兄详述当时的情形：

那时，李弟兄请求并说服朱韬枢到南加州来，长期加入在此地服事安那翰全时间训练的同工们，每天和他们相调在一起。李弟兄的心是盼望朱韬枢至少花一半的时间在这里。他甚至请求朱韬枢离开中西部，说中西部的情形很好，不会夭折。他告诉他来与弟兄们相调。你知道结果如何吗？他只来了两三周。他参加了几堂课，但无心相调，反倒秘密地与那些同情他并受他影响的人私下聚集。<sup>35</sup>

李弟兄特别指示 Dan Towle 弟兄，不要朱韬枢在安那翰全时间训练里作教师，或在讲台上讲话，而只要他以弟兄身分在弟兄中间与他们相调。

我与朱韬枢有些个人相处的时间，并试着帮李弟兄处理这个情形。朱韬枢问我他可作些什么。我遂去见李弟兄，我说，“李弟兄，朱韬枢该作些什么？我们该让他在全时间训练里帮忙，还是作别的事情？”他回答说，“不，无论你们作什么，不要让他在训练里说话。我不要他说话。我不要他作任何事。我只要他与其他弟兄们相调。”我回来后便据实相告。至终，因着各种情况，他没有待太久。<sup>36</sup>

虽然李弟兄用心良苦，朱韬枢和他的工作始终未曾调进主恢复的一个工作里。至终，朱韬枢本人和他的工作没有被对付过，也无法被对付。



## 李弟兄试图为同工们注射预防剂

李弟兄在努力挽回朱韬枢，为着维护他在主职事中功用的同时，他也在关于朱韬枢的事上为同工们注射预防剂。一九八四年十月，为着众召会正常的繁增及建造，主带领李弟兄回台湾进行实验，实行照着神命定之路聚会并事奉。当时，台湾的一些圣徒们也问，朱韬枢弟兄什么时候会回台湾。他们不明白李弟兄回台湾作工，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弥补朱韬枢在台湾所造成的伤害。

李弟兄对于朱韬枢在台湾所造成的暧昧情形，为台湾的同工们感到忧心。许多同工们私下跟随并欣赏朱韬枢弟兄。他对许多台湾的同工们极具影响，甚至到了结党的地步，使一些同工在暗中自成一派。<sup>37</sup>

李弟兄所忧心的不只是朱韬枢分裂的工作，他更忧心许多同工们跟随的是朱韬枢，而不是这分职事。

一九八六年五月——

**警告朱韬枢的工作，不是主恢复的工作**

李弟兄从未回应那些要求李弟兄将朱韬枢带回台湾的请求。他在这件事上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一九八六年五月，在他为国殇节特会离台返美之前，他邀了五位台北市召会的长老到他的书房里交通。林鸿弟兄说：

我们没有去找他交通，是他召聚我们去交通。我的印象很深刻、很清楚。我对李弟兄的开场白，感到很惊讶。他说，“朱韬枢弟兄的工作，完全不是主的恢复。”他知道我们不明白，所以他解释说，“主恢复的工作是为着产生一个身体，而朱韬枢的工作是把人放到他自己的口袋里。”<sup>38</sup>

从那时候起，李弟兄就一再地在朱韬枢分裂的工作上，为同工们注射预防剂。

### 一九八八年十月——担心弟兄们有“继承人”的观念

一九八八年十月，李弟兄在台湾研究神命定之路即将结束之时，十多位全台服事弟兄，以及一些台北市召会的长老去见他，试图说服他将朱韬枢带回台湾。李弟兄对这个提议感到十分不悦，他告诉这些弟兄们，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要有一个继承人，但根本就没有“继承人”这回事。<sup>39</sup>

隔天早晨，李弟兄打电话给吴有成弟兄，和他提到弟兄们昨晚来访的事。他问吴弟兄知不知道这事，和关于朱韬枢的提议。吴弟兄说弟兄们没有告诉他，可能是他们认为，他不会参与这个要求。李弟兄很忧心地说，虽然他在台湾劳苦了将近五年，这些弟兄们还不明白他的负担。他为着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劳苦，有些带领的弟兄还想把朱韬枢带回来一事，而感到搅扰。一如往昔，李弟兄并没有公开讲论朱韬枢和他所引起的难处，只是继续讲道，供应生命；相信生命和真理，是使圣徒们清楚真相，远离错误，最有效的路。然而李弟兄还是对台湾的弟兄们深受朱韬枢影响一事，甚感忧心。<sup>40</sup>

### 一九九〇年十月——称朱韬枢的结党行为是“属肉体”的

李弟兄在台北与十位同工们聚会时表示，他曾告诉过朱韬枢，朱每次作工，都形成一个派别。他告诉这十位弟兄，他们跟随朱韬枢，是错误的。<sup>41</sup>

在同月的另一次聚会里，李弟兄告诉同一班的弟兄们，他竭尽所能地避免形成任何派别。他说台湾工作上的受挫，就是因着这些派别，并告诫他们不要作这样的工。他又告诉他们说：

我和倪弟兄那么近，从来不谈谁是继承人（主的恢复不是个人工作，没有所谓的提拔，也没有继承人这事）。从来没有和倪弟兄上餐馆，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就是你们一起去咖啡馆]？你们的作法就是在玷污主的恢复、毁坏主的殿。去咖啡馆是肉体。<sup>42</sup>

同月，李弟兄与同一班弟兄们再次聚集时，说，他们聚会后与朱韬枢到咖啡馆去，这是肉体、人情、天然的感情。他说“你们同工们总是粘着朱弟兄，所以整体同工们之间就有问题，就是说有一群是这样特殊的一团”。<sup>43</sup>

### 一九九二年七月——警告同工们不要盲目地跟随朱韬枢

一九九二年七月，李弟兄再度召聚同工们。他告诉他们：

你们当时跟随朱弟兄，因为真理不清楚。那时候的台北召会有个危机，一方面前面的同工们不一，另外一方面朱弟兄又出来了另一派。你们同工们盲目追随他，这个危机一九八三年就存在了。<sup>44</sup>

###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

#### 告诉同工们朱韬枢的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着身体

一九八三年张晤晨弟兄和其他弟兄们打电话给李弟兄，告诉他说他们不要朱韬枢回台北。刘遂弟兄也打电话给李弟兄告诉他同样的事。李弟兄告诉台北的同工们：

朱弟兄吃亏的就是，他的工作别人不能摸。他不是为着的恢复工作，乃是为自己工作。朱弟兄的作法，就是小圈圈。他不管身体，作到末了把自己都自杀了。所以，我重重地警告你们。<sup>45</sup>

###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 公开谴责区域主义，并且告诉同工们朱韬枢不管身体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南加州和同工们的聚集中，

李弟兄说：

区域主义已经把美国分裂了二十多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工作的方法。我们不能有我们自己的区域或王国。一个区域和另一个区域之间很少交通。区域性的味道应该过去。保罗和彼得在不同的地区作工，却有很好的关系。障碍乃在于雅各。耶路撒冷没有与基督的身体相调，是因着雅各……我们需要地区之间的相调。这在已过二十年来，分裂了我们。我在一九八三年召集了一个紧急长老训练，就是为了揭发这件事。多年来我一直很清楚，但是我不想太直接地对付这件事。Max [Rappaport] 和 John Ingalls 等不是今天真正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地域性。我们从两年前国殇节的特会开始相调。

一九八三年台湾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我在一九八四年回去的原因之一。朱韬枢成为一个大的问题。问题是在如何恢复这个情形。

……朱韬枢忽略身体，乃是走错了路。朱韬枢知道主的恢复在我这里。他不会离开主的恢复。因此，他在我的名下作工，以维持和平。朱韬枢了解我也许会信任某个弟兄，因此他也试着和他接近。

从一开始我就了解，绝对不作与倪柝声不同的事。这是为着持守一个身体，一个流，和一个职事等。我从来不作不同的工，或越过倪柝声。主所要的是一个职事，说一样的话，维持一个流。<sup>46</sup>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警告提防朱韬枢单独的工作，并告诉同工们，他们跟随朱韬枢是瞎眼的**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夏季训练后，李弟兄在家里和台湾来的同工们聚集。由于他觉察到他们中间一些人还在跟随朱韬枢，及因此而带来的危机，他诚恳地对他们说：

朱韬枢所作的，到底是什么工作？他在美国的工作上给人不好的印象，他所作的，是单独的工作，是不交通的；我很爱护他，我89年回来，一直要他来这里，

他来了，但插不进来，不知道摆在哪里。送四个来，一个考得好，但留不住。不要把他那一套作到安那翰来，是行不通的。在多伦多的工作，也是如此，我看见就知道害人。<sup>47</sup>

他又提醒他们，他在台湾与他们交通有关朱韬枢邀请某些同工到咖啡馆个别交通的习惯。

还有，朱弟兄把你们拖去茶馆，我们不是丢弃世界了吗？要是拖我去一次，这人我就不跟了，还说什么地方是我们的了，你们怎么会跟呢。你们大家原谅我，我去台湾不是为着这事，但是我去了，把台湾救了。<sup>48</sup>

然后他诚恳地请求他们：

关于朱弟兄，你们还年轻，不只真理不够认识，连世事也看不清楚，我告诉你们，我若是你们，我绝对不会跟随朱弟兄，他是不能跟的啊！这么多年，我多次帮助你们，你们还是跟，瞎眼的人才会跟（生气甩手）。<sup>49</sup>

借着主的怜悯，除了林峰名，今天所有的弟兄们都清楚了，也在主恢复的合一里刚强地往前。

## 同工们在相调上而有的努力

一九九七年六月，李弟兄被主接去之后，同工们面临如何照着倪弟兄和李弟兄所立的教训和榜样，带领主的恢复往前的问题。在他去世之前，李弟兄说主给他的感觉是，主恢复职事对继续，乃是要借着一些弟兄们，在很多及彻底的祷告，与个人互相的交通中，和他相调在一起，说一样的话，一同事奉，一同尽功用。<sup>50</sup>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封感激、交通的信”中，李弟兄写给他在主恢复中所有的同工说，

主给我看见，祂已经预备了许多弟兄，与我相调着  
同作奴仆事奉。我觉得这是主为祂的身体所作主宰的供  
备，也是现今为着完成祂职事的路。<sup>51</sup>

一九九五年李弟兄谈到他从台湾回来，开始安那翰全时间训练时，“这里有一班同工，的确是和谐的”<sup>52</sup>。他又说，“现在全球众召会都想要调在一起，在主的恢复中的确有这个集调的趋势”。<sup>53</sup>

竭力跟随李弟兄所设立的榜样，同工们在他过世后有许多的交通。这个交通包括广泛地考虑谁是李弟兄所指“相调的弟兄们”，因为他没有清楚指明。Dan Towle 弟兄说：

我们已经观察李弟兄多年，我们来在一起交通和祷告。他讲过相调的弟兄们，问题是“谁是相调的弟兄们？”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相调的弟兄们。那时候余洁麟说，“相调的弟兄们就是调在一起的弟兄们。”我们敞开所谓相调弟兄们的交通。我们的敞开是广泛的，谁觉得该来就可以来，朱韬枢和好多大湖区的弟兄们觉得他们该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来参加那些聚会。<sup>54</sup>

很多同工们了解朱韬枢的职事仍有问题。就决定跟随李弟兄的榜样，尝试把不同的区域性调掉，把不同区域的工作调进一个职事的工作里。Dan Towle 弟兄继续说：

经过我们的交通和祷告之后，我们决定，根据李弟兄的榜样也根据他的负担将那些弟兄调进来，我们也会尽力跟随李弟兄的作法让这些弟兄们调进来，因为他们代表主的恢复在美国相当的一部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件小事……根据这个我们开始相调。<sup>55</sup>

在李弟兄过世后，弟兄们开始聚集有交通，就谈起谁将在职事聚会和一年七次的聚集中说话。朱韬枢自己也借着大湖区的弟兄们坦白地表明他要说话，但是同工们知道李弟兄并不愿意朱韬枢代表他的职事说话。诚恳地想要将朱韬枢和与他配搭的弟兄们带进相调里，同工们在李弟兄过世后的两年邀请朱韬枢来参与每年特会中说话。朱韬枢越发继续作他自己的工作，用他自己的出版和他与相调同工们的关系，及有分于每年七次聚集中的说话，来为他在其他地方的工作背书。<sup>56</sup>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给朱韬枢的信中，二十一个相调同工们写着：

李弟兄过世后，所有的同工们很强烈地再次肯定，他们紧紧跟随李弟兄职事的心愿，以相调的方法，持守一年七个筵席，也是李弟兄遗留给主恢复的。因此，关于主恢复里的教训，我们决定尽量重复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至于主恢复里的带领，这群相调弟兄们向着世界各处的弟兄们是敞开的。既然你跟你一起事奉的人表示有心参与，你们是受欢迎的。在李弟兄成全下的弟兄们，当然知道李弟兄在的时候已经存在的困扰。虽然如此，那些同工们仍刻意决定把那些情形调到身体里，希望这些弟兄们和他们的情形会被恢复，并被保守在主的恢复里。这个努力不仅包括在每年七次的筵席中，也包括好几次较少数的弟兄们在伦敦、克里夫兰、加州和凤凰城的交通。你们的一些同工们，也被邀请来分享海外职事

的负担。一般来说在芝加哥和克里夫兰的召会，也参与每年七次的筵席和特会。你自己也是一年七次筵席相调说话者之一。听了你的说话之后，也考虑李弟兄过去很强的话语及他所设的榜样，很多同工们对让你代表李弟兄的职事感到不平安。除此之外，你还进一步地指出相调同工们是“罗马”，并且把去安那翰比喻作去“麦加”的回教礼仪。<sup>57</sup>

同工们来在一起祷告和交通超过二十四次，有时用几天的时间，努力想把朱韬枢和他的同工们调进身体里，结果证明徒劳无功。同工们发现情况越来越坏。从大湖区来参加的弟兄们逐渐减少，最后只有朱韬枢和几个和他亲密的同工们出席。经过这样多次的交通，明显可见朱韬枢不接受任何的调整，他也没有意思把他的工作联于主恢复里的一个工作。同工们被迫停止以面对面的交通，来解决已存在的问题；因为朱韬枢很明显地在利用他出席同工们相调的时间，来为他独立的工作背书，同时他对同工们也显出他不坦率的一面。<sup>58</sup>



## 朱韬枢的工作所造成的难处

自从李弟兄离世后，同工们陆续收到越来越多的报告，关于朱韬枢之职事所造成的难处。

### 大湖区与加拿大东部

如同李弟兄所观察的，朱韬枢在大湖区所作的，是孤僻自封的工作。他将他的同工和召会，隔绝于主恢复的同工们和众召会普遍的交通之外。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少外地的同工被邀请去那里尽职，并且这些召会里的工人和圣徒们，也越来越少和这封闭范围外的召会有交通。事实上，许多大湖区的召会，彼此之间也很少有交通。有些召会，例如俄亥俄州的 Elyria（伊利瑞亚）和 Fairborn（费尔本），虽是邻近的召会，但因着他们不在朱韬枢的工作之下，就被排除在这个地区的负责弟兄聚会之外，也被排除在俄亥俄州其他召会的交通之外。<sup>59</sup>

朱韬枢开始更公开地批评他工作区域之外的同工们和众召会。他告诉他的同工，去安那翰参加国际训练或特会，就象是去麦加或罗马朝圣一样。<sup>60</sup>在这区域里，有些召会的弟兄们就开始审核，后来就完全停止录影训练，也不鼓励人参加一年七次的国际集调。朱韬枢安排他自己的特会和训练的日程，使其与地区性或国际性的集调在时间上同步或重叠。<sup>61</sup>

朱韬枢作一种工作，不同于且抵触相调同工们所作的。他有自己的训练、特会和出版。他坚持那些在他职事下的弟兄们要预备自己的晨兴材料，而不使用水流职事站出版的晨兴圣言，并且宣称同工们和水流职事站，企图借着出版来控制众召会。因着排斥晨兴圣言，他的同工就挑选职事信息中，能够支持他们观点和工作的有限部分。他发行

交通报，对一些重要的议题，表达他个人偏见的、自私的解释，例如：职事、肢体的功用和基督身体的一。朱韬枢最近强调独立的众职事，和“工作的区域”，这都是企图继续为自己行之多年的事作辩解，好将他的工作从主的恢复中分开。在他工作的区域，他继续不断以自己的著作和教训来取代李弟兄的。<sup>62</sup>

朱韬枢搞出一个错谬教训的系统（弗四14），这些教训否定了李弟兄职事之教训和带领中重要的元素。<sup>63</sup>他为Nigel Tomes 的著作背书，奈则尔是一位从多伦多来的弟兄，他在世界各地散播异议的文章，攻击同工们和水流职事站，并扭曲主恢复中的许多真理和职事的实行。<sup>64</sup>朱韬枢和奈则尔以大量不实的报导，公然攻击同工们和水流职事站。<sup>65</sup>他们也否定了主恢复里职事的独特。<sup>66</sup>

朱韬枢也鼓励他的年轻同工们，要有企图心和野心，甚至用属世的手法，来获得扩增。在这样的影响下，为要吸引青年人，他们将属世的娱乐带进召会。<sup>67</sup>他们用对圣经，或对李弟兄职事之虚构的解释，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譬如，李弟兄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对主恢复最后公开的话，他说：

关于照着神并照着神的儿子接纳人，有太多要我们学的。我们已过在这些点上都有过疏忽，因而对不起基督的身体，对不起许多主里的弟兄姊妹；为此我在主面前有很深的悔改。<sup>68</sup>

朱韬枢和他的同工误用这段话，宣称李弟兄在过世前，对主恢复的“遗愿”，乃是要圣徒们与基督教和好，并开始谦卑地向基督教学习。<sup>69</sup>这样古怪地错误应用李弟兄的话，是为了让他们有借口采用属世基督教里的一些作法，而这些作法是李弟兄特别反对的，例如：使用摇滚乐、话剧或是其他大型教会（mega-churches）的实行，为要得着更多的年轻人。于是，在大湖区的青年一代和他们的服事者，就被带回到列国的风俗，把主恢复的性质从纯净转为掺杂。

有些地方的青年人甚至被鼓励，与其他基督徒团体聚会，好从他们有所学习，并且与他们实行一种假冒的一，好为召会得人。这样的妥协实在令人担忧，并且使圣徒们有分于基督教的分裂和背道，而破坏了主的见证。当李弟兄说到为接纳圣徒之事的懊悔时，他同时也强烈地警告我们，不要有分于宗派和公会：

当然，公会中的分门别类是错的，是神所最定罪的事；但是在公会中真正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他们都是神所接纳的。因此，我们也当接纳他们，但我们绝不可有分于他们所在的分裂。<sup>70</sup>

朱韬枢和他某些同工们的特征，就是选择性地接受或引用李弟兄职事的话，来为自己的作法辩护。他们对李弟兄职事里他们所认同的，或是他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可以强解的部分，就接受、曲解、加上自己的见解，以偏颇的观点呈现出来，使圣徒们混淆，并扭曲李弟兄的职事。这些弟兄们不单纯地接受倪柝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全部职事为时代的职事，他们正在欺骗那些在这异议影响下的圣徒们。<sup>71</sup>

## 台 湾

如上述的证据所言，因着朱韬枢所造成的难处，李弟兄将其排除在台湾的工作之外，但这却不能阻止朱韬枢在那里企图培养对他的个人跟从。多年来，朱韬枢的活动破坏了台湾同工们和众召会中间的同心合意。

二〇〇四年，朱韬枢差派一位弟兄到台湾，在那里设立一个印刷的部门。后来，这位弟兄向台湾的众召会发出信函，要求他们为朱韬枢的出版设立基本订户。<sup>72</sup>当吴有成弟兄收到这样的信函时，他看出朱韬枢所作的，根本不是根据李弟兄关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交通。他知道，若让朱韬枢的出版进到众召会中间，将会带来不同的吹号，寻求建立不同的带领。经由同工们与长老们的交通，大家

坚决持守李弟兄所交通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原则。从那时起，朱韬枢和台湾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大致说来就隔断了。<sup>73</sup>

## 中 国

在八〇年代早期，李弟兄告诉所有华语工作的弟兄们，不该试图在中国大陆作工。他说，在大陆众召会中间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应该留给圣灵来作，外在的干涉只会给大陆众召会造成难处。

朱韬枢不顾李弟兄的交通，企图在中国大陆培养自己的跟从者。在八〇年代，他开始在大陆散发自己的出版物。李弟兄及其他的同工都没有注意到朱韬枢在中国的工作。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朱韬枢在一封信中，指责二十一位相调的同工们，他写到：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许多在中国的圣徒拿到我的四本《馨香之气》的著作，他们翻印并在他们中间分发这几本书。这分材料流传到许多地区、许多圣徒手中，扶持帮助他们经过那个艰难的时期。经由这分材料，许多人认识了我，也感谢我的帮助。<sup>74</sup>

这封信是写于朱韬枢在大陆开始工作的二十多年后，也是数十年来与李常受弟兄一同劳苦，为要将朱韬枢带进一个配搭里的同工们，头一次听到他作了这些事。这个在身体交通之外的独立工作，并不仅限于出版。他继续说，

因此，我有了机会，两次和中国不同地区来的带头弟兄有交通。他们很感谢我的交通，也寻求我的帮助。因此，我们差遣了大湖区几位会说华语的同工去。弟兄们也非常珍赏他们的那一分。<sup>75</sup>

借着与中国的“带头者”交通，来反应他所谓的著作成功，差派自己的工人到中国，推广自己的文字，朱韬枢继续作一个不同的工作，与李弟兄，以及与他同心合意劳

苦的弟兄们，分别并争竞。朱韬枢的文字在中国的影响力，例如，借由他职事所得着之个人的帮助，并不象他所夸耀的那么大，而且所得的个人益处，可能都被混乱、风波和危及主在中国之见证的分裂抵销了，直到如今。

朱韬枢再次完全没有和李弟兄以及同工们交通，于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八年，在大陆举办训练。李弟兄的同工们都继续忠于他早期的交通，不要在大陆作工。朱韬枢没有告知李弟兄，他要在一九九六年办训练。在一九九八年的训练里，朱韬枢设立了四位对他忠诚的弟兄，监督大陆四个区域的工作。<sup>76</sup>这也是未经过交通就作的。

二〇〇〇年夏天，一群有分于华语工作的同工们在安那翰聚集，交通关于中国的工作。基于李弟兄早年的交通，这些弟兄们都赞同：

1. 基于李弟兄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交通，所有访问中国的弟兄们，不该在那里兴起一个工作。
2. 借由个人的接触或交通，弟兄们应该帮助中国的圣徒们进入生命和真理。
3. 弟兄们应该尽可能将职事的话语供给大陆的圣徒们。<sup>77</sup>

借着持续的交通，弟兄们也同意，海外的弟兄们对于中国众召会该不该向政府注册这件事不说什么。<sup>78</sup>二〇〇四年，一次在 Kansas City 的聚会中，华语工作的带头弟兄们一致认定了这些原则。<sup>79</sup>

然而朱韬枢在大陆的工作，完全违反了这些原则。而且，他从未告诉其他华语工作的弟兄们关于他在大陆的工作，以及他自己出版物的散布，他与已在政府注册的团体结盟，还有他在那里举办的训练。

二〇〇五年，在二十一位同工们写给朱韬枢的信中提到：

朱弟兄，你在中国大陆所开始并推动的工作，完全脱离了李弟兄所给我们的任何交通和原则，也没有和全

世界主恢复其他部分带领的相调弟兄们有任何的交通。你在中国有一个争竞的职事，在倪弟兄和李弟兄多年劳苦之地，在倪弟兄殉道之地，造成了混乱和派别。你怎能这么作？但你毕竟多年这么作了，而同时又一再来与相调的弟兄们坐在一起，给人看见一个样子，以为我们知道并认同你的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认同过。<sup>80</sup>

从那时起，朱韬枢继续扩展他在中国的职事和工作。朱韬枢也无耻地企图毒化中国的众召会和信徒，反对相调同工们和水流职事站。他没有合式地回复二〇〇六年二十一位同工们写给他的私人信函，反而在网路上张贴公开的回应，抱怨同工们，为自己辩白，并夸耀他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他指控同工们在一件事上说谎，就是关于一位香港的弟兄因运送恢复本圣经到中国而被捕的事件。那位因这事件入狱的弟兄证实，朱韬枢的指控完全是不实的。<sup>81</sup>

二〇〇四年，朱韬枢在大陆散布一封信，关于他如何得到台湾吴有成弟兄个人的支持。二〇〇七年，这封信及其英文翻译经由朱韬枢的批准，被张贴在异议的网站上。为了回应这样的举动，吴有成弟兄写道：

朱韬枢的信将我所未说过的话加之于我。例如，我从未说过，“南加州一些带头弟兄”说我或余洁麟弟兄在作另一个工作。如此声言，乃是对同工们作虚假不实的见证。此外，我从未“表示”，主工作中不同语言之间有任何分裂；此乃无中生有。这些都是朱韬枢用我的名义所散布恶意、不实的传言，弟兄姊妹们务必弃绝。

朱韬枢的信略去我与他谈话的真实内容。在谈话中，我力劝朱韬枢勿在台湾继续作工，乃要回到美国，与那里的弟兄们多交通，并学习与弟兄们是一。然而，他并不理会我（和许多其他弟兄们）的劝告，反而在北美和远东的一些召会中制造了分裂，以致被同工们和众召会隔离。

二〇〇四年，我接到朱韬枢的信之后不久，一位弟兄拿来该信的一张复本，说是在中国大陆流传的。这信

的流传必是朱韬枢本人所发起,或至少是与他本人共谋。这表明他真正的意图,是要破坏中国大陆众召会及其带领人之间的一,带进混乱,好有机可乘,在中国大陆进行他私自的工作。如此不法地利用一封不是我写的信函,捏造我所没有说过的话,在在显明该信函是属哪一类。

朱韬枢写该信的目的,显然不是为着安慰和鼓励我。那只是一种伪装,向人陈明一种假象,冒我的名定罪同工们。谨此厘清,以免我的名字与朱韬枢在弟兄中布散纷争的行为有任何瓜葛。<sup>82</sup>

## 南 韩

从李常受弟兄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离世与主同在后,同工们于七月的夏季训练讲到,“神新约职事极重要的内容”。根据使徒在新约经纶里的教训,这个训练的主要负担就是只有一个职事。一九九七年十月,有两位南韩当地的弟兄邀请朱韬枢去访问,他的到访造成南韩众召会之间的冲突、风波甚至分裂。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位弟兄代表南韩十八个召会,致函美国和台湾的同工们,告知他们朱韬枢在南韩所说的话所造成难处。<sup>83</sup>他们见证,在朱韬枢访问南韩众召会以前,这些召会都竭力保守同心合意,紧紧跟随使徒的教训与交通,实行相调,成立活力排。他们说,他们曾经持续对付由朱韬枢一九九一年访问南韩时所造成的难处。

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到二十日,朱韬枢在八场聚会里释放信息,大部分是在五个主要的城市。在行程中,他只与几位同行的弟兄交通。他忽视所到访召会之带头弟兄们的感觉和交通。

他到访后,南韩的弟兄们观察到,因着他的说话所导致的风波和分裂,使得他们去调查并检阅他在那里说话的内容。他们发现四件重大的难处,于是不得不致电美国和

台湾的同工们：<sup>84</sup>

1. 朱韬枢的信息与李弟兄的职事有不同的口味和强调。他强调个人的职事过于独一无二的新约职事。在一次聚会中，他要青年弟兄姊妹们，一个一个站起来宣告，“我有职事！”他暗中破坏同工们在夏季训练里所说的，关于新约职事的独特性。他的信息中所缺少的，乃是个人的职事必须是独一无二新约职事的一部分。

在另一场聚会，他并不认识一位青年姊妹，就花了一个多小时，回答一个关于她基督徒生活的问题。他回答说，她对李弟兄晚期职事所强调的高峰真理，有太多早熟的知识。

2. 朱韬枢批评韩国的带头弟兄，并且给人一个印象，韩国的召会缺乏繁增是因为过去六年他们都没有邀请他来。他也高举一些弟兄过于其他人，称呼那些跟从他的人是他“属灵的儿子”。
3. 虽然朱韬枢已经六年没来南韩，但在没有与其他同工们交通，也不顾到召会的气氛和情形下，就指派长老，并且触碰召会里的行政。他擅自任命几位欢迎他的弟兄为使徒，并且高举他们在其他韩国的带头弟兄之上。这样的举动直接抵触了李弟兄一九九一年与他的交通，不要高举任何一位同工弟兄过于其他人。结果弟兄们中间有了一段时间的冲突，其中一位由他指派为使徒的弟兄，随后也离开了召会。朱韬枢在南韩中部一处地方召会讲话时，公开指责其中一位负责弟兄，因为这位弟兄起先不赞成朱韬枢的来访。朱韬枢以他最近在尔湾的夏季训练中有分于话语的释放作为手段，坚称他是相调的同工之一，应该要受到欢迎。

在同一篇的信息中，朱韬枢强调他和李弟兄有非常



亲密的关系。他描述李弟兄如何在临终切切呼唤他的名字，企图给人们一个印象，以为李弟兄将职事交给了他。这再次违反了李弟兄的交通，就是主恢复的道路乃是相调的道路；没有一位在职事里跟从他的继承人，只有一群相调的弟兄们。这也违背了李弟兄对朱韬枢的嘱咐，要他停止给韩国的圣徒们一个印象，以为是李弟兄差派他去那里尽职，并要他停止为了在所到之处赢得欢迎而使用李弟兄的名字。

4. 朱韬枢告诉长老们，汉城的全时间训练是由李弟兄所建立，为要成全青年圣徒的，而同工们和长老们需要由他个别来训练。

朱韬枢访问南韩后，带头的弟兄们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觉得没有平安，并且都觉得朱韬枢的来访制造了许多问题。他们有了清楚的决定，为着身体的一，他们不会再邀请朱韬枢到韩国。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们将这样的决定以书信告知台湾和美国的同工们。

## 新加坡

一九九九年，朱韬枢也在新加坡制造问题。虽然他以前也常在那里释放话语，但他一九九九年的说话，使当地的召会决定，不再邀请他去尽职。

我们最后一次邀请朱韬枢弟兄来新加坡带领特会，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时我们才刚购得新会所，为了那次特会，我们有诸多的预备。我们都很兴奋朱弟兄的来访。我并没有出席那次特会，但当时在新加坡的弟兄们告诉我，当朱弟兄来时，他对聚会的人数相当不满。他期望会有五百人出席。但是人数却短缺了，于是他对此事发表了他的不满。在话语中，他不太合式地说了一些事情。结果，那时新加坡的弟兄们决定，不再邀请朱韬枢来新加坡。<sup>85</sup>

不顾带头弟兄们不再邀请朱韬枢来新加坡访问的决定，有些弟兄们基于和朱韬枢已过的关系而同情他，在没有和带头弟兄们交通的情况之下，于一九九九年后，继续邀请新加坡的圣徒去参加朱韬枢的特会。所以新加坡召会的问题就一直延续到今日。

## 迦 纳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迦纳的众召会需要被加强，部分是由于那里的两个带头同工之间有冲突。朱韬枢到加纳访问，其目的应该是要帮助召会，并鼓励同工们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然而，他并没有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反而公开地高举一位弟兄，吸引他跟随自己，在两个弟兄之间制造更大的裂痕。结果造成了在迦纳的分裂，使那里的带头弟兄们决定，不再邀请朱韬枢。<sup>86</sup>

一九九五年，李弟兄请李隆辉弟兄和 Dick Taylor 弟兄去非洲旅行，去访问并供应那里的众召会，包括迦纳。在那段期间，李弟兄邀请了大约九位弟兄到他家，交通并公开他对朱韬枢的严重关切。Dick 弟兄当时也在那场重要的聚集里：

我们知道他 [李弟兄] 非常爱朱弟兄，但他说，“弟兄们，我们中间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些已经离开恢复的人，真正的问题是那些留在这恢复里，却作自己的工作的人。”他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朱韬枢弟兄并不认识身体，没有看见身体，也不顾到身体。<sup>87</sup>

二〇〇一年，Dick 弟兄和其他的同工们与朱韬枢聚集。那时，Dick 读了九五年与李弟兄聚会时的笔记。Dick 弟兄继续说：

他不接受这些话。很遗憾地，他不接受……。所以，甚至在我们与他面对面的交通之后，他还是决定不和身体有任何的交通，作他自己在乌干达、康帕拉的工作。<sup>88</sup>

## 乌干达

一九九一年，主向着祂的恢复，打开了前苏联和东欧，从全球各地来的同工们一同配搭，同心合意地兴起了在主恢复里的众召会。当同工们得知，有一些召会已经为前苏联祷告多年，他们就鼓励其他的召会，拿起同样的负担，为主的行动扩展到其他国家祷告。那时，克里夫兰的弟兄们说，他们要拿起负担为乌干达祷告。二〇〇三年，在没有与同工们任何进一步的交通下，朱韬枢差派 Tim Knoppe 和 Steve Lietzau 到乌干达劳苦。这两位弟兄却被告知，乌干达的工作是在同工们相调的交通之下实行的，尽管事实上这个工作是独自发起的。他们忠信地劳苦了两年，借着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兴起了一处一百位圣徒的召会。康帕拉的召会包括大约二十五位圣徒的核心团，他们清楚认识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著作所打开之主恢复的真理。许多亲爱的圣徒们，照着他们所看见的亮光以及益发经历的基督，出了很大的代价走主恢复的道路。

Tim Knoppe 弟兄稍后得知，他是在虚伪的装假下被差遣至康帕拉。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一封公开信写道：

搬到乌干达前，在与朱韬枢及其同工的聚会上，我问说，南加州的弟兄们是否知道我们要去康帕拉。他们说，是的，对乌干达的负担是经过与他们（南加州的弟兄们）交通的结果。然而，从二十一位相调弟兄于二〇〇五年六月致朱韬枢的第一封信函里，<sup>89</sup>我才知道，在康帕拉的工作，并不是出自那些在一个工作里为着主行动之弟兄们而有的配搭与交通。

二〇〇五年六月访美期间，我直接问朱韬枢：“弟兄，你曾否与相调弟兄们交通我们去乌干达的事？”他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与那些弟兄交通。”我对他说：“但是你告诉过我，你曾与他们交通，所以我才能存着清洁的良心去那里。”

次月，朱韬枢要我搬去底特律。一到底特律，我就得知，康帕拉的工作在朱弟兄的指示下要更新作法。一位带头弟兄告诉我：“弟兄，这将是你在主面前的一大试验，你在康帕拉所作的必须死。弟兄们 [朱韬枢的同工] 作了决定，要将康帕拉的工作带往另一方向。” Steve 与我劳苦建立的“工作”，乃是康帕拉召会。说那个“工作”必须“死”，表示朱弟兄的同工将以其他的目标为其工作重点。事实证明，“将康帕拉的工作带往另一方向”，成了康帕拉召会受损和分裂的一个原因。<sup>90</sup>

二〇〇五年九月，朱韬枢差遣两位弟兄到康帕拉，开始拆毁由 Steve 和 Tim 弟兄所劳苦建立的。圣徒们先被告知，不会再提供资金租用会所。所以他们必须将圣徒分为三组。在这封公开信中，Tim 弟兄继续说：

较贫穷的圣徒们将在他们的社区，一处即将建造的铁皮屋里聚集。Steve Lietzau 和 George Kiiza 被指派照顾他们，为着在邻近的社区得人，他们被允许用过传统的方式聚会和实行。

一位朱韬枢差来的弟兄，带着六位左右的学生开始在大学校园里新的工作。其余的圣徒被告知，要他们好自为之，各自聚集。这些圣徒是受过教育的中坚份子，也是最清楚召会生活的……。在我被用手段调离开乌干达之后，收到这些圣徒们的来信，实在叫我心里受苦。他们感到困惑、受伤、不知所措。当时我无言以对，只能相信主会保守他们。<sup>91</sup>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Tim 弟兄被通知到朱韬枢弟兄家中聚会。在聚会中，他被指控毁谤那些正在康帕拉劳苦的弟兄们，“因为许多康帕拉的圣徒拒绝听从他们新的指示。”<sup>92</sup> Tim 告诉他们，这样的指控是不真实的。弟兄们要 Tim 与两位弟兄一起去康帕拉，告诉当地圣徒要跟随他们的带领。当时，Tim 弟兄很清楚地告诉弟兄们，他不再参与朱韬枢所指导的工作。二〇〇六年四月，他回到康帕拉，与圣徒

们待在一起两个月。他一到就与 Steve Lietzau 弟兄联络，告诉他起初所说在配搭里的“关于乌干达的交通”并不是出自与同工们配搭的交通。从另一位弟兄证实了朱韬枢的工作在他处也造成困扰后，Steve 便从这个工作里退出。

两位在康帕拉召会的带头弟兄，Godwin Kihuguru 和 Sam Mpuga，告诉 Tim Knoppe，一位朱韬枢差派来的同工所作的校园工作，越来越远离召会的交通。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这位工人和另一位被朱韬枢差派来的工人写了一封信给 Tim Knoppe、Steve Lietzau、Godwin Kihuguru 和 Sam Mpuga，正式地把校园工作和康帕拉召会隔开。他们写到：

因为我们的看见不同，我们所取的方向也不同，我们也请求你们不要接触那些我们服事的人，我们不愿意带给他们任何异议或混乱。<sup>93</sup>

Godwin 和 Sam 弟兄记得，有一位在那里访问的朱韬枢同工给他们的建议，如果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不愿意工作继续下去，他们应该要求工人们离去，并且“工作是为着召会，召会不是为着工作”。<sup>94</sup>收到校园工作弟兄们的来信后，Godwin 和 Sam 立即去函朱韬枢弟兄，请求他将他的同工们从康帕拉调开，“以免进一步伤害我们所照顾的圣徒”。<sup>95</sup>朱韬枢对于这封信从未回应，反在没有与康帕拉召会领头弟兄们或圣徒们交通之下，差来更多的工人继续那里的工作。

遗憾的是，在朱韬枢指导下的分裂工作，继续在康帕拉发展。然而，因着主的怜悯，康帕拉召会继续在主的祝福之下，走身体相调的路。二〇〇六年九月，在迦纳的成全训练后，Godwin 弟兄写了一封信，说到他何等喜乐地看见宇宙的葡萄树，就是三一神之生机体。他写到：

能与身体相调实在是我们这里圣徒的医治！我们曾被拒绝给予这条通往永远奥秘之葡萄树与众枝子的路。我现在很清楚，为什么朱韬枢弟兄狡猾地使我们继

续眼瞎，看不见这棵葡萄树，并且假装对地方召会很有负担。这就好比说，你宝贝枝子本身及其与葡萄树的连结，但是完全不在意其他的枝子！这是仇敌令人眼瞎！我必须见证，我是何等得着鼓励，借着看见这个葡萄树，借着与其他枝子相调，借着看见我们都需要在同心合意里，如同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我和 Sam 何等享受与 Addis Ababa 的圣徒们聚在一起。他们是何等甜美，他们的基督更是甜美！就好象我们与长年失散的兄弟姐妹重聚一样。身体是如此真实，主实在借着这个身体来荣耀祂自己。<sup>96</sup>

## 虚假和背信的历史

在同工们努力解决朱韬枢职事所造成之问题的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朱韬枢正利用和他们的关系来推广他自己及他的工作，对他的作法根本没有意思要作任何的改变。

一九九八年春天，在台北的国际长老训练期间，Benson Phillips 和余洁麟弟兄试着与朱韬枢交通。虽然朱韬枢在某些重要的真理上，并不同意 Benson 和余洁麟的看法，但他同意继续交通，直到他们能达到共识。有了这样的目标，他们认为陈泽全弟兄也应该加入这个交通，因为他和朱韬枢是同时于1953年在台湾受浸的，他对朱韬枢也有较深的认识。于是陈泽全弟兄邀请他们三人到纽约，有两天的交通。交通的结果看来很积极，朱韬枢为着过去许多事情缺乏交通而道歉，也承认因为缺乏交通而造成了一些难处。他向弟兄们承诺，如果有跨州的特会或训练，他就会与同工们交通，但如果只是地方性的特会或训练，他就不需要跟弟兄们交通。弟兄们都同意，觉得这样作很好，也为解决长久的难处而喜乐。

三个星期后是安那翰的夏季训练。朱韬枢告诉 Benson 弟兄，他无法出席这次的训练，因为他需要照顾年迈的父亲。弟兄们考量到他个人的需要，对他的缺席觉得平安。然而，夏季训练后一周，朱韬枢在克里夫兰举办一周训练，并邀请马来西亚的弟兄们来参加。此举即时地，也是刻意地违背了朱韬枢对任何超出当地的工作，他就与弟兄们交通的承诺。二十七位马来西亚带头的弟兄参加了他的训练。其中两位在去克里夫兰前，参加了在安那翰的夏季训练。在他们停留在安那翰的期间，这两位弟兄很震惊，竟然没有任何同工知道朱韬枢在克里夫兰办训练的事。若不是这

两位弟兄，相调的弟兄们也不知道在克里夫兰有训练。<sup>97</sup>

一九九八年，朱韬枢在伦敦与同工们交通时，同意停止在克里夫兰的十个月训练，因为许多弟兄觉得那个训练，已经与安那翰的全时间训练（造成争竞）。然而，十个月的训练仍旧照常。<sup>98</sup> 朱韬枢和一些他的同工们，一而再地阻挠青年圣徒参加 FTTA，并且征召年轻、可为的弟兄们，去参加克里夫兰的训练。

二〇〇三年二月，同工们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聚集，有几天的交通。当时弟兄们并不知道朱韬枢正在出版他自己的书。在这些书里，他重新定义李弟兄职事里几个重要的辞，例如：一、职事和流。相调的同工们还是有负担要恢复朱韬枢以及受他影响的人，有负担挽回他们脱离严重的错误和可能造成的分裂。所以当时出席凤凰城聚会的同工们，尽可能地与朱韬枢一起寻求大家都能彼此同意的事项。这些事项列举于一份文件中，弟兄们和朱韬枢都在这文件上签了名，为使在往后继续的交通上，先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在这份同意书上，有一重要的点说到，“我们视倪柝声和李常受为我们在主里的属灵父亲。他们的职事建构了今日恢复中教训和带领的基础。”朱韬枢和他的同工一再地忽视这项声明。他们在一个工作、相调、权柄、职事、基督的身体和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这些关键的事上作不同的教导。正如许多同工们所担忧的，朱韬枢利用这分文件来展示所谓的与相调弟兄们是一，为自己的职事在别处的工作开门。这份文件并不能证明同心合意，只不过是企图拉近朱韬枢的工作，和同工们工作间之鸿沟的手段。

最令人震惊的虚假行径，也许就是朱韬枢对他在中国的工作，所作的不实陈述。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一位相调的同工们在给朱韬枢的信中，指出以他在中国工作的历史为例，他们觉得再继续和他面对面的交通已无济于事：

很遗憾地说，我们发现你在当面交通中对我们所说的，经常是虚谎之辞。例如二〇〇〇年夏天，十多位弟



兄交通到在中国的工作。那时你告诉我们，虽然你曾多次前往中国，但只是观光，从未在那里举行训练或特会，至多与十来位弟兄有非正式的交通。然而，我们后来得知，你在一九九八年春天即曾在珠海召开全国性训练，与会弟兄约六十位，包括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领头人。诸如此类的事，使我们觉得你对我们并不诚实，你也轻率地改变真相或隐瞒实情。<sup>99</sup>

如前所提，实际上，一九九八年的训练是朱韬枢第二次在中国大陆举办训练。



## 同工们为挽救朱韬枢并减低 其工作所造成之伤害所作的努力

面对日益增多的不同出版物，其所散布之教训对已过八十多年来，保守主恢复中众召会一之真理的基本认识，造成损害，一些同工回到李弟兄的著作里，探究他在一九八〇年代如何面对类似的情况。从其中他们发现，李弟兄嘱咐众同工和众长老，在主恢复里受约束只有一个文字工作。<sup>100</sup>二〇〇四年下半年，同工们中间开始就此有所交通，该交通一直延续至二〇〇五年六月。他们首先发行了一个以《在神行动中正确的领导下，留在神经纶独一无二的新约职事里》为名的小册子。在接到越来越多对朱韬枢的出版文字在召会中造成难处的反应后，来自世界各地约五十位同工，于二〇〇五年四月，聚在一起交通关于主恢复里的工作。多位弟兄起来作见证警告说，朱韬枢独立的职事，借着他的文字出版，和他的一些同工，在全球六大洲仍继续造成难处和混淆。弟兄们作了双重决定：

1. 致函朱韬枢，恳求他回转。
2. 发表公开声明，肯定李弟兄关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交通。

台湾的同工和长老于后面这项决定上，早已采取行动，杜绝朱韬枢的文字工作在台湾众召会传播，在美国的同工因着他们的行动得着加强。

二〇〇五年六月，全球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去函给朱韬枢，恳求他停止各种语文的出版。他们重温历史，包括曾经如何帮助朱弟兄有分于同工的交通，以及他自己如何偏离了李弟兄的教训，呼吁他将他的工作带入主恢复的一

个工作里。<sup>101</sup>

经过数月的交通并多次定稿，相调同工们于二〇〇五年夏季训练中，发表一份公开声明，附于《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这本小册子里。这本小册的内容，包括同工们于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写的一封公开信，和李弟兄职事的一些摘要。在那本小册子里，弟兄们重申李弟兄的交通，论到在主恢复里我们需要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以免吹不定的号声，在圣徒中间造成混淆。同时，按着李弟兄的带领，弟兄们清楚地指出，一个出版这件事无关乎共同的信仰，某一个召会接受或不接受一个出版，并不断定那个召会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会。弟兄们进一步阐述：

一个出版不仅是我们在基督身体里是一的见证，更保守主恢复中独一的职事。若没有一个出版，就无法保守主在我们中间之职事的纯全；这对于众召会中间实行的一，至为关键。……我们基本上固然都有出版的权利，但在主恢复中我们乃是受更高的异象所管制，而在身体里以相调的方式，在十字架下服事，尤其当这事影响到众召会和各处亲爱的圣徒时，更是如此。从倪弟兄的时候起，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一向都“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一七〇页），这种约束的结果，带进我们中间的一个见证。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得着一个出版的滋养和丰富的供应。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的益处，是难以否认的。<sup>102</sup>

附于这本小册里的共同声明，清楚地再度肯定，相调同工们跟随李弟兄关于主恢复中文字工作实行的交通与操练的心志。按照李弟兄的安排，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负起出版工作的责任，出版并传播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以及同工们当前继续释放的话语职事，作为两位弟兄职事的延展。

朱弟兄并未直接回复同工们的去函。反之，他将该函的内容告知一百多位在大湖区与他同工的弟兄们。结果，

有人起草了一封既忽略事实，又完全漠视同工信上所表达之关切的信。朱韬枢的一位同工，更节录了该信部分内容，在他的网路文章中大肆抨击。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于夏季训练中发表之后，一些与朱韬枢工作有关的弟兄们，公然起来反对此项声明的交通。反对声浪最烈的，莫过于最近才被朱韬枢任命为多伦多长老的 Nigel Tomes。一些异议者成立了一个匿名操纵的网站，并于其上发表了无数由 Nigel 和其他人所写的文章，攻击一个出版的原则、水流职事站和相调同工们。在该网站发表的许多文章，捏造或扭曲事实及同工们的话。这些文章充斥对同工们和水流职事站的辱骂，反对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甚或更早以来，主恢复中职事的多项带领。

如此显然的分裂行为，迫使同工们对朱韬枢和他的一些同工们施行隔离检疫，以保守主恢复中的众召会，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借着同工们的警告声明，事态真相得以澄清，应付众召会之急切需要。

二〇〇六年十月，于加拿大惠斯勒（Whistler, Canada）的国际长老和负责弟兄训练的聚会中，在弟兄们宣读隔离警告的声明之前，来自台湾、南韩、泰国和新加坡的弟兄们报告说，他们当地的众召会早在隔离措施前，就已拒绝朱韬枢的职事。因着全东南亚都拒绝他的职事，朱韬枢遂转而加强其出版物在中国的散播。吴有成弟兄最近就这个情况表达他的关切说：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召会是在地下聚会。他们多数没有正式注册，但却有召会生活的实际。由于（朱韬枢出版工作所带来）的不同，有些召会遂有了分裂。有些召会的负责弟兄甚至向我反应。他们有些干脆直接质问朱韬枢说，“地球这么大。有这么多召会。你为什么偏要招惹中国的众召会？中国这么大。你为什么偏要招惹我们这个小召会？拜托，别到我们这里来。你若不来，我们就有平安。你一来，就把分裂带来了。”这种情形

给弟兄们带来许多不安。

那些与朱韬枢同去的弟兄们和这些弟兄们交通。他们告诉这些在中国的圣徒们说，“最近，水流职事站谈到一个出版。一个出版在众召会中产生许多难处，甚至造成分裂。”一位弟兄便质问朱弟兄说，“倘若一个出版在众召会中造成分裂，那么，要多少出版才能不在众召会中造成分裂？”这话激怒了朱弟兄。因着他被激怒，所有的弟兄们都一目了然。他们清楚他们不能再邀请朱韬枢了。朱韬枢的工作带给中国的众召会许多难处。<sup>103</sup>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仅不过是个刚萌芽隐藏的种子，到今日竟然演变成主恢复在中国众召会中一个严重且顽强的难处。

自从我们发出第一封信以来，针对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原则、相调同工们和水流职事站的攻击，越发变本加厉。尽管如此，我们在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sup>104</sup> 仍然两次致函朱弟兄，盼望能借此挽救他和他异议的同工们从制造分裂，和成为那些偏离的与变成无用工人的负面榜样里出来。朱弟兄于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最后一次复函弟兄们，该信满了自我辩护，自我高举，和对同工们不实的指控。他在信里为他自己当前独立的工作辩护，同时以许多不实的指控责备相调的同工们。<sup>105</sup>

## 隔离检疫——从二〇〇六年至今

相调同工们于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公开发表以“致主恢复中众圣徒和众召会的警告——关于朱韬枢以及推广并传播他分裂之教训、出版、实行和观点的人”为标题的声明。<sup>106</sup>在该声明中，弟兄们严重地劝戒主恢复中众圣徒和众召会要“留意朱韬枢弟兄，和那些散播他分裂的观点以及他异议言论的人，并要避开他们”（罗十六17）。<sup>107</sup>不仅如此，他们也警戒我们“不要阅读这些弟兄所发行的材料，无论是刊印的或再网路上所散布的”，提醒我们拒绝分门结党的人，“不是要把他们除掉。我们的意思乃是要采取行动，对他施行隔离检疫，以挽救传播分裂的人和基督身体其余的部分。”（多三10）<sup>108</sup>

相调同工们必须采取此一严肃的步骤，是因着这些消极文字和言论的传布，对许多地区和国家中之圣徒和众召会所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并因着朱韬枢一再证明他在与弟兄们的交通中并不诚实，他不会被带入主恢复的一个工作中，也不会停止散布他独立且分裂的教训、出版、实行和观点。非常遗憾的，少数支持朱韬枢的召会拒绝此隔离的请求。尽管如此，全地大多数的召会都留意弟兄们的警告，并且在同心合意里积极的往前。

## 结 论

今天主恢复中某些地区里当前的混淆和分裂，是朱韬枢单独职事和工作的结果。朱韬枢和他的同工不仅无意悔改，反而越发变本加厉，以下不过是少数实例：

1. 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召会，二十三位收听二〇〇六年夏季训练信息录音的圣徒，被忠于朱弟兄的长老们驱逐。
2. 在俄亥俄州曼斯费召会，绝大多数的圣徒被六周前刚由朱韬枢任命的长老们赶出，并锁在会所外面。
3. 在加拿大多伦多召会，几位长老建立了一个专权控制召会的世俗系统，迫使两百多位圣徒从这些长老建立的党派中被革除。
4. 这些异议者对同工们、水流职事站和主恢复中其他众召会的辱骂日益增剧。匿名网站和电邮依旧是他们攻击诋毁的场所。这些攻击似乎针对在中国大陆获得更大的影响为目标。

同工们隔离朱韬枢的行动，是李弟兄和他的同工们为挽救朱韬枢，并为限制他独立工作所造成伤害所作长期努力的极点。因着朱韬枢不愿意顾到身体的一，以及他在不尊重身体，径行推动分裂工作上的坚持，同工们不得不公开的处理这个情形，以挽救众圣徒和众召会不被背叛和分裂的麻风所传染。隔离朱韬枢并那些散播他分裂教训和出版物的人，是为着保守主恢复中祂见证的一，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愿主也使用此一简短的史实，为着那终极目的。



---

## 注 解：

- 1 《提摩太前书生命读经》，五页。
- 2 《提多书生命读经》，二六页。
- 3 例如，见《和教训相反的绊跌之因》一系列。
- 4 见列在《持守健康话语规范》第8页上的书单，或见 <http://www.aithfulword.org/statements/excerpts> 网址。
- 5 《主恢复中当前的风波与主今日行动的方向》，一页。
- 6 《长老训练》第七册，《同心合意为着主的行动》，六五页。
- 7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吴有成弟兄在加州喜瑞都市所作见证。
- 8 《长老训练》第四册，《关乎主恢复的实行其他几件要紧的事》。其中记录李弟兄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一系列的紧急长老聚会中的信息。
- 9 一九八一年夏季，台湾六十位学员参加李弟兄在安那翰的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训练。这些在朱弟兄手下受训一年的圣徒们很盼望李弟兄能考他们，要给李弟兄和在场的圣徒们看到他们已经受过训练，而且能够表现出色。训练的第二晚，李弟兄叫他们前来考试。学员一个接一个在考试中说话，李弟兄一个接一个打断他们，不让他们继续说下去。最后他叫全体没有考完试就回座。吴有成是接受考试之一，他后来见证说，虽然他对那次考试是个公开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了解李弟兄对他们讲说的反应不好，一定有难处存在。在喜瑞都召会交通时，吴弟兄说：  
“我知道一定有问题，但我不知道那可能是我们一年在朱弟兄训练而来的。我们有训练的味道，但我们自己不知道。李弟兄是属灵人，他能尝出味道来。”
- 10 黄共圜，“声明与劝勉”，二〇〇七年四月七日。
- 11 摘自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吴有成弟兄在加州喜瑞都市的交通。
- 12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林鸿弟兄在加州喜瑞都市的交通。
- 13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吴有成弟兄在加州喜瑞都市的交通。
- 14 Dick Taylor，李弟兄在他书房和少数同工的交通笔记，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 15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吴有成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16 出于同处，由吴复华弟兄于二〇〇七年四月一日，在二〇〇七年春的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所证实。
- 17 黄共圜，“声明与劝勉”，二〇〇七年四月七日。
- 18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陈实弟兄在加州安那翰所作见证。
- 19 《主恢复中当前的风波与主今日行动的方向》，三页。

- 20 李弟兄于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与朱韬枢电话谈话纪录。
- 21 同上。
- 22 同上。
- 23 同上。
- 24 同上。
- 25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于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致函朱韬枢，提醒他李弟兄交通的话，关于区域的工作所产生的难处，并重新呼吁他把他的工作调入李弟兄众同工的工作，
- 我们中间已过一次风波之后，有人问李弟兄说，牵涉在那次风波里有恩赐的弟兄们以及他们所作的工，如何才能蒙保守。李弟兄回答说，惟一的路乃是那些有恩赐的弟兄们联于李弟兄的工作，而没有特别的区域或任务，只是照着派定，为着职事作工，就如他跟随倪柝声时所行的。在我们当前的情形，那个意思是说，你自己和那些忠于你的同工，要联于相调的同工们，而在他们的交通和配搭的监督下，继续你从前的工作。你没有这样作，反而与你自己的同工继续建立你自己的工作。(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于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写给朱韬枢弟兄的信函)
- 朱韬枢仍断然拒绝该交通。
- 26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七日，对李光宏弟兄所作之访谈。
- 27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陈洵弟兄所作之访谈。
- 28 李弟兄于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与朱韬枢电话谈话纪录。
- 29 同上。
- 30 同上。
- 31 同上。
- 32 《圣经中管制并支配我们的异象》，简 26 页。从李弟兄稍后在此书中的交通，证实他的同工，有别于朱韬枢，接受了他的交通。
- ……但是一九八九年，我从台湾回到美国，在安那翰开始有训练，直到今天，我能见证，这里有一班同工，的确是和谐的；这和谐乃在于认识十字架与那灵。同工们接受各地召会的邀请，到各处去，就把众召会调成一个；这是个好现象。现在全球众召会都想要调在一起，在主的恢复中的确有这个集调的趋势。(《圣经中管制并支配我们的异象》，简 65 页)
- 33 李弟兄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与同工们的交通。
- 34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林鸿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35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陈实弟兄在加州安那翰的见证。

- 
- 36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Dan Towle 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37 二〇〇六年, 陈实弟兄在加州安那翰的见证。
  - 38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林鸿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39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陈洵弟兄照着他的笔记的交通。
  - 40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吴有成弟兄在加州喜瑞都市的见证。
  - 41 一九九〇年十月, 李弟兄的交通, 陈洵弟兄笔记。
  - 42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七日, 李弟兄的交通, 陈洵弟兄笔记。
  - 43 一九九〇年十月, 李弟兄的交通, 陈洵弟兄笔记。
  - 44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 李弟兄的交通, 陈洵弟兄笔记。
  - 45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 李弟兄的交通, 陈洵弟兄笔记。
  - 46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李弟兄与南加州同工们的交通, Dick Taylor 弟兄笔记。
  - 47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 李弟兄与台湾同工们在安那翰家中的交通, 林鸿弟兄笔记。
  - 48 同上。
  - 49 同上。
  - 50 译自《主恢复中的方向和领导》, 中文尚未出书。
  - 51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封感激、交通的信。
  - 52 《圣经中管制并支配我们的异象》, 简65页。
  - 53 同上。
  - 54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Dan Towle 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55 同上。
  - 56 同上。
  - 57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 58 同工们开始以通信的方式, 陈诉朱韬枢和他的职事所造的问题。见“同工们为挽救朱韬枢并减低其工作所造成之伤害所作的努力”。
  - 59 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对俄亥俄州费尔本 (Fairborn, Ohio) 召会的 Robert Robinson 与 David Robinson; 以及二〇〇七年四月一日, 对俄亥俄州伊利瑞亚召会 (Elyria, Ohio) 的 Homer Chambers 与 Doug Little 所作之访谈。
  - 60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Dan Towle 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61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 62 二〇〇七年四月一日, 对俄亥俄州伊利瑞亚召会 (Elyria, Ohio) 的

Homer Chambers 与 Doug Little 所作之访谈。

- 63 见《可信赖的话》系列中之《违反使徒教训的绊跌人之事》。
- 64 见《他们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与《人的欺骗手法》等系列。
- 65 见《主恢复中当前的风波》系列，《对水流职事站的攻击》一书。
- 66 见《我所拣选的器皿》系列。
- 67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Dan Towle 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见五位多伦多弟兄们，对使用花招得着青年人一事所表之关心，收录于《使用以属世方法寻求扩增》一书）
- 68 《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简58页，李常受著。
- 69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陈泽全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70 《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简58页，李常受著。
- 71 关于“时代的职事”一辞的定义，见《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时代的执事》一书。
- 72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五日，对林鸿与吴有成弟兄所作之访谈。
- 73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吴有成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74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朱韬枢写给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的信，二页。
- 75 同上。
- 76 二〇〇七年二月八日，对 Jiann S. Sun 所作之访谈。
- 77 二〇〇七年三月八日，陈泽全弟兄之电子邮件。
- 78 同上。
- 79 二〇〇七年二月八日，对 Jiann S. Sun 所作之访谈。
- 80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 81 见“黎广强弟兄之公开信”，收录在《对水流职事站的攻击》一书。
- 82 二〇〇七年四月五日，吴有成弟兄的公开信。
- 83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韩二十九位负责弟兄写给在美国和台湾之同工们的信。
- 84 本段所提的主要内容，出自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韩二十九位负责弟兄写给在美国和台湾之同工们的信；细节部分则出自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林鸿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85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Eric Ou 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86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李隆辉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 87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Dick Taylor 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88 同上。
- 89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完整刊登在 [www.afaithfulword.org](http://www.afaithfulword.org) 网站上, 并收录在《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拒绝》一书。
- 90 Tim Knoppe, “乌干达康帕拉事件说明”。该公开信亦完整刊登在 [www.afaithfulword.org](http://www.afaithfulword.org) 网站上, 并收录在《朱韬枢在乌干达的分裂工作》一书。
- 91 同上。
- 92 Tim Knoppe 的公开信。
- 93 Keith Miller 和 George Kiiza 的信件全文, 可见 [www.afaithfulword.org](http://www.afaithfulword.org) 网站上之 Tim Knoppe 的公开信, 以及《朱韬枢在乌干达的分裂工作》一书。
- 94 如 Tim Knoppe 公开信中所重述。
- 95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Sam Mpuga 和 Godwin Kihuguru 写给朱韬枢弟兄的信。该信件之全文, 可见 [www.afaithfulword.org](http://www.afaithfulword.org) 网站上之 Tim Knoppe 的公开信, 以及《朱韬枢在乌干达的分裂工作》一书。
- 96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九日, Godwin Kihuguru 写给 Dick Taylor 弟兄的电子邮件。
- 97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陈泽全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98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 99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 100 《长老训练》第八册:《主当前行动的命脉》, 一六九至一七三页
- 101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函。
- 102 《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 三、七至八页。
- 103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吴有成弟兄在加拿大惠斯勒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所作见证。
- 104 二十一位相调同工致朱韬枢的三封信函, 完整刊登在 [www.afaithfulword.org](http://www.afaithfulword.org), 并收录在《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拒绝》一书。
- 105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朱韬枢写给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的信。
- 106 参见《留意那些制造分裂的人》。
- 107 《致主恢复中众圣徒和众召会的警告——关于朱韬枢以及推广并传播他分裂之教训、出版、实行和观点的人》, 四页。此文件完整刊登在 [www.afaithfulword.org](http://www.afaithfulword.org), 并收录在《留意那些造成分立的人》一书。
- 108 同上。

